

❖ 岁月回眸

# 君子之交

张雪珊

铭刻在我记忆中最深处的,除了父亲,还有三位如父辈般的恩师——林道明编辑、郭跃进站长、黄连德先生。他们都已经不在了,可他们为我构筑的精神大厦,至今仍在为我遮风挡雨。

父亲去世后,我常常在深夜整理那些泛黄的信札。其中有一叠是林道明先生的回信,信纸是《邵阳日报》的专用笺,蓝黑色的钢笔字行云流水,每一笔都写得端正。三十多年了,墨水已褪成淡青色,可那些句子依然是滚烫的。

认识林道明先生那年,我十九岁。那时候,我一边参加函授学院勤奋自学,一边在劳作之余写稿投稿。大多数稿件寄出后石沉大海,我像一个在黑夜里赶路的人,不知道前方还有没有光。直到有一天,一封来自《邵阳日报》编辑部的信送到我的手中。

“你的文笔有灵气,可以在新闻写作上试试。”林道明先生在信中写道。他那时已是报社资深编辑,却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青年写下这样一封信。后来他告诉我,他在堆积如山的来稿中注意到了我的文章,“功底不错,还有一种不肯放弃的倔强”。

林老师不仅教我写作,更教我做人。我采写的新闻通讯《山村悄悄醒来》在邵阳市委组织部和邵阳日报社共同主办的“新时期的共产党员”征文活动中被评为三等奖,在领奖的时候终于见到了素未谋面的林道明先生。我永远记得自己提着土鸡去他家里感谢的情景。他把我让进门,好茶好饭招待,临走却硬是把那只鸡塞回我手里,说:“我们是忘年交,千万不要俗气了。”

“君子之交淡如水。”他这样告诉我,“淡如水,才能长久。”

老师生活简朴,淡泊名利。后来我到报社送稿,在他的家里蹭过很多顿饭,也聊过很多次天。每次都是他谈文艺、谈人生、谈新闻的底线——不编造、不夸张、不媚俗。我的新闻稿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,有的还上了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日报》以及新华社。因为写作方面的突出成绩,我被邵阳县岩口铺镇政府聘任为文化专干。他从不收我的礼物,却把自己毕生的经验毫无保留地给了我。老师身患重病时,我没能得到消息,没能去医院看望。待我知道时,已是天人永隔。这遗憾,像一根锋利的刺,扎在我心里许多年。

郭跃进先生是我的第二位忘年交。那时他是《湖南日报》驻邵阳记者站站长,我们在市委农村工作部组织的社教宣传活动中相识。他见我第一面就说:“稿子写得扎实,可角度还可以更好。”他教我看问题要从高处着眼,又教我写人物要从细节落笔。他多次带我采访,手把手指导我如何提问、如何观察、如何把一个人的故事写得有血有肉。我在他家里做客,常常是饭菜上了桌,他还在改最后一篇稿子。想带点土特产感谢他,他总是摆手:“不用客气。多写几篇好稿子,比什么礼物都强。”

那段日子里,郭老师常说:“文如其人,先做人,再做文章。”他本人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——严谨、真诚、坦荡,却把全部的温度都倾注在那些逐字逐句修改的文字里。后来,他还在《湖南日报》“潇湘热土”版头条,用长篇通讯报道了我的自学成才事

迹。那篇文章在省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,也让更多人知道了那个从煤油灯下走出来的山村青年。可我更记得的,是他在写那篇报道之前,反复核实每一个细节和数字,生怕有一丝一毫的夸大。他说:“写别人,要比写自己更慎重。”

郭老师去世时,我在他的灵前深深鞠了三躬。那一刻,往昔他为我改稿的灯光、他温和的笑容、他说“不用客气”时摆手的模样,一齐涌上心头。

黄连德先生是我的第三位恩师。在一次全县文化工作会议上,他前后三次肯定全县文化系统有不少人才,说“不一点名了”。最后,还是忍不住在大会上特别表扬了我。我心头一热,打听之后,才知道他是县委领导,也是一个颇有成就的作家。

此后不久,他调任新职,我们工作上基本没有交集。我寄了一些散文、诗歌向他请教,他每次都亲笔回信,用毛笔写得端正,提意见、谈感受,还常常勉励我奋发向上、自强不息。

他喜欢写字,爱喝酒,却不嗜酒。我去他家拜访,有时陪他小酌两杯,聊文学、聊世道、聊奋斗。他常说:“君子之交淡如水,不用带东西来。你写的东西就是最好的礼物。”

如今,三位恩师都已驾鹤西去。他们给予我的,是时间、是耐心、是经验,是那些在功利世界里显得“无用”却最终支撑起我整个精神世界的东西。我回报他们的,只有认真写的每一篇稿子、踏实走的每一步路。

(张雪珊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)

❖ 思想者营地

## 随手一记即文章——读艾助宜《人间随手记》

刘诚龙

大姑艾助宜,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乡村女教师。她生在乡村,长在乡村,工作在乡村,退休住在乡村老家。大姑却也是一个奇女子,其胆之大,大胜男子汉,若是置于非常时代,想必也是智勇双全的孤胆女雄。

读大姑这小小一本《人间随手记》,扑面而来的是浓得化不开的生活气息。她笔下的老家,有桐花白瓣红心缀满枝头的春意,有雷雨夜稻田鲤鱼跳龙门的野趣,有冻雨敲打瓦檐的孤寂,也有洪水漫过田垄的惊魂。她记童年戏弄表兄的机灵狡黠,记在龙山牧场与老虎周旋的惊险,记饥荒年月偷鱼打猎的无奈,更记那些在苦日子里挣扎求生的乡邻……可以闻到浸在文字里的泥土芬芳,听见那些早已消逝的乡音在纸间回响。

大姑这本薄薄的小书,所记载的不仅是一部个人史,也是一代人沉重的记忆。大姑以惊人的坦诚,记录了悲欢交集的生活。她不回避生活之苦,始终念叨人间之美。她打赌赢钱、戏弄恶童、化装逃难,在绝境中开动脑筋挣“大钱”养家。她养猫训狗,看猫狗斗、猫鹬斗、蛇鼠斗,从中窥见自然界

(刘诚龙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## 那一双双眼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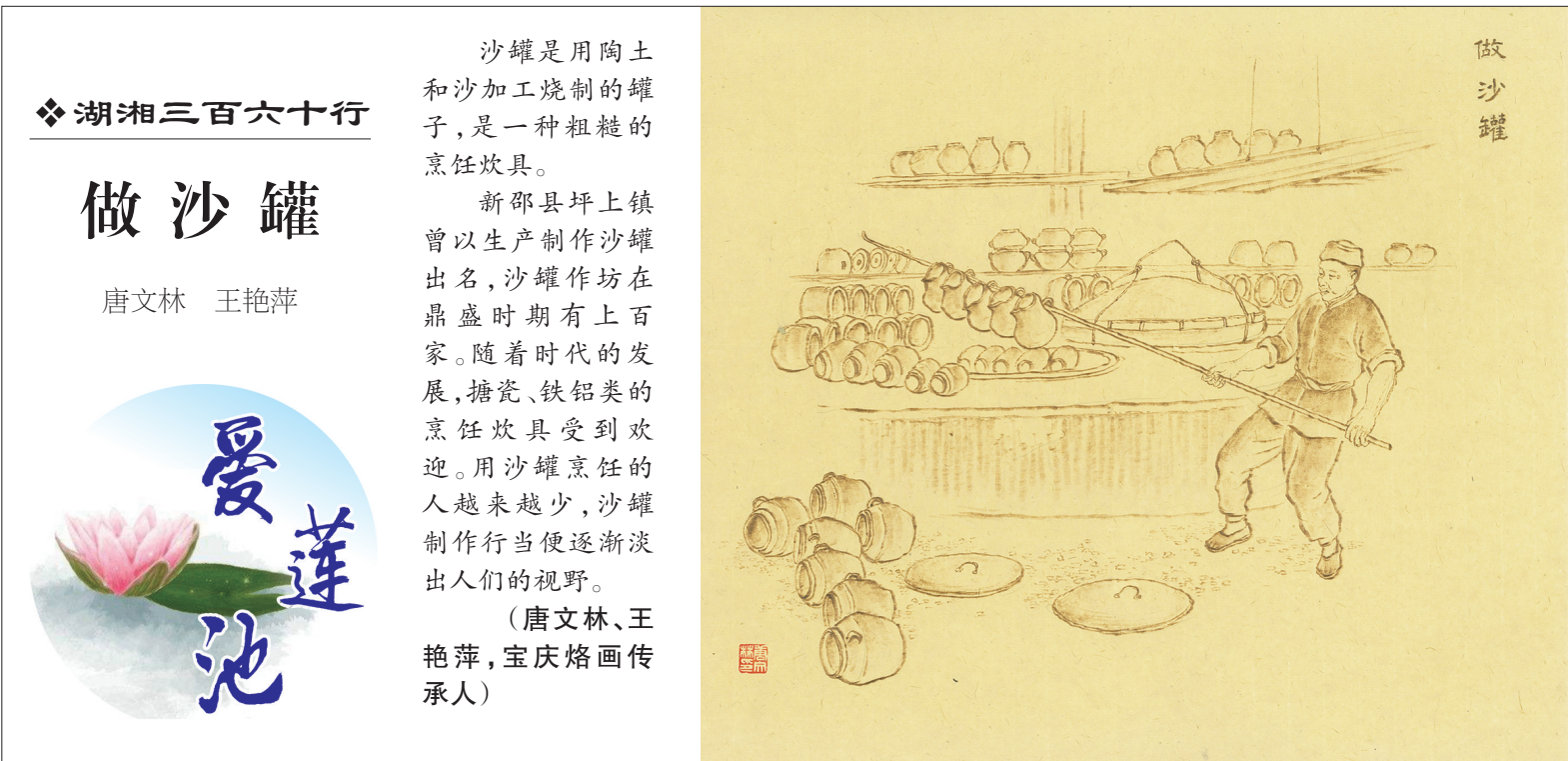
陈云龙

我从教满二十九个年头了,期间担任班主任十四年。那十四年里,我与孩子们朝夕相处,有苦有甜也有乐。

二十多年前,高一新生报到那天,教室里充满着躁动的青春气息。我拿着花名册点名,目光扫过一张张陌生的脸。坐在后排的女生林彩莲始终低着头。每次上 my 课我讲到重要的知识点,她的睫毛总会颤动几下,却从不敢抬头与我对视。一次上课,我让大家分享对《再别康桥》中“星辉斑斓”的理解,教室里一下安静了。就在我准备开口点拨时,阿莲的眼里闪过一丝渴望,又很快被胆怯淹没。

我轻声叫了她的名字,她猛地抬头,眼神里满是慌乱,声音细得像蚊子叫。我没有催促,只是笑着说:“没关系,哪怕只说出一个词,只要是你的感受就行。”她抿嘴沉默了十几秒,慢慢说起老家的星空,说起和奶奶乘凉的夜晚。讲着讲着,她眼里的慌乱渐渐褪去,闪起了细碎的光。后来我才知道,由于父母常年在外,她跟着奶奶长大。从那以后,我常鼓励她朗读课文。每次读完,教室里总会响起持续不断的掌声。而她眼里的光,也一次比一次明亮。

高二分班后,班里转来个男生叫刘宜华,满身是刺。上课他要么趴着睡觉,要么偷偷玩电子游戏,有时还与人打架斗殴,科任老师提起他都头疼。记得第一次月考,他的语文答卷十分糟糕,选择题乱填一气,作文只写了寥寥数行。我把他叫到办公室,他梗着脖子,眼神里满是不屑,仿佛在说“要骂要打就赶紧”。我没有提起他的考试分数,而是指着 he 作文里的句子:“你写‘大风把树叶吹得四处乱跑,像没家的孩子’,这个比喻有特色,能跟我说说你当时想到了什么吗?”他愣住了,那股防备的劲儿开始有些松动了。沉默了一阵,他低声说,父母离婚后 he 跟着爸爸,爸爸外出做生意,家里常常只有 he 一个人。我说:“你看,文字能把心里说不出的话写出来,就像眼睛能把藏着的情绪



❖ 漫游湘西南

## 一段温柔绵长的梦境

肖良斌

这个夏天,我再次回到城步。这些年,归来是常态。一次次踏足故土,总能清晰看见家乡的更迭生长:道路愈发通畅,小城愈发热闹。不过,山野的清涼、熟悉的乡音,还有扎根这片土地独有的安稳踏实,始终未变。

这次回乡,我白日驱车登临南山。一千七百多米的山巅之上,天空澄澈明净。无垠草场,连绵起伏。长风掠过山野,层层草浪顺着山势涌向远方,恰似大地温柔的呼吸。散落的牛群悠然食草,自在闲适。伫立观景台,山风穿袖而过,身心轻盈舒展。少时登南山,只觉天地辽阔、前路漫漫;如今年岁渐长,再望这片故土山河,依旧心生震撼。

傍晚下山,友人盛情邀约,带我赴一场巫水之约。

记忆里的巫水夜色,素来静谧安然。从前入夜之后,河畔灯火稀疏,江水沉敛幽静,整座小城伴着流水声安然入眠。而此刻眼前的巫水河,早已褪去旧日模样,荣昌阁灯火璀璨,风雨桥流光摇曳,沿河错落的苗乡吊脚楼在暖黄的灯光下温柔雅致。万千灯火倒映粼粼碧波,水光与灯影缠绵交织,

满河皆是温柔盛景。

我们从古朴厚重的利济门登船。这座历经岁月沉淀的老城门,镌刻着苗乡千年的风雨过往。静谧的新能源游船缓缓启航,无喧嚣马达,唯有晚风拂面、流水潺潺,载着游人缓缓驶入夜色深处。

整场夜游以苗乡文脉为核心,分为“绣之恋、田之间、檐之上、人之合”四个篇章。

裸眼3D光影技术,让冰冷的崖壁焕发鲜活生机。灵动精美的苗绣纹样在石壁上徐徐铺展,绣娘指尖翻飞,缕缕丝线流转生辉,一朵朵繁花从含苞到盛放,栩栩如生。满船游人静静观赏,深深沉醉于非遗苗绣的独特魅力。

光影流转间,两岸万亩稻田翻涌金浪,苗乡吊脚楼的烟火日常、村寨婚嫁场景次第上演。山河为卷、光影为笔,将苗乡的风土人情,娓娓道来。

游船行至狮子山,百丈崖壁化作天然银幕。杨家将忠勇报国的千古风骨徐徐呈现;画风倏然一转,老山界风雪漫卷,峥嵘岁月重现眼前。皑皑飞雪之中,苗乡百姓肩挑粮草、驰援红军的质朴身影,定格成最动

人的红色画卷。

七十余分钟的水上航程,恰似一段温柔绵长的梦境。苗绣之美、农耕之实、民俗之暖、英雄之勇、红色之魂,所有根植于城步大地的文脉与风骨,尽数在这场夜游中鲜活绽放。

返程途中静坐船尾,望着身后渐渐淡去的崖壁光影,心底感慨万千。

犹记儿时,西岩镇的长者常困坐门槛,细数家乡往事。他们不识笔墨,却熟知故土千年文脉,杨家将的传说、老山界的红色故事。

时光流转,昔日讲故事的长者已然远去,但珍贵的乡土文脉从未断绝。新时代的光影科技,将散落岁月长河的本土故事一一打捞、重塑新生,让藏于深山的苗乡文化,顺着巫水奔流,被五湖四海的游人看见、读懂。

全国首个水上苗乡数字幻游项目“巫江夜游”落地成型,让这座山城的格局与远见,有了具体的形状。

多年归乡所见,皆是故土的蝶变新生。随着城龙高速贯通、张夷桂文旅廊带规划落地,南山牧场成为区域文旅的重要节点;寻常巫水河,成为承载千年文脉的诗意长河。

离开城步的清晨,我再次漫步巫水河畔。白日里,河水褪去了夜晚的璀璨繁华,安静恬淡,从容素雅。薄雾轻笼水面,流水悠然东去,自带一份山野小城的静谧风骨。

这片热土从未辜负得天独厚的山水,这片青山绿水,也从未辜负每一位守望家乡的人。